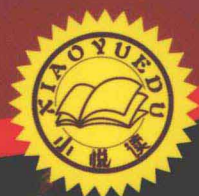


XIAOYUEDU 小悦读 XIAOYUEDU

中国新锐作家文学经典

板桥英雄

山林之户，户户有鸟铳，人人会狩猎。卢富林打猎与众不同
他们卢家世代爱玩枪弄箭，打猎技艺要高人一筹
……天上的飞禽，枪打不下
卢家箭可射下



李正文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板桥英雄

李正文 著

宁丽静 审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板桥英雄/李正文著. —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3
（中国新锐作家文学经典）
ISBN 978-7-5601-9747-0

I. ①板…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9138号

书 名：板桥英雄
作 者：李正文 著

责任编辑：朱进 责任校对：郭湘怡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0 字数：142千字
ISBN 978-7-5601-9747-0

封面设计：林雪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3年6月 第1版
2013年6月 第1次印刷
定价：1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目 录

Moh Loh

第一辑 伏击

巧遇.....	3
结义.....	12
投靠.....	21
伏击.....	30

第二辑 妙算

定亲.....	39
除奸.....	48
换马.....	55
妙算.....	62



第三辑 夜袭

成亲.....	71
生根.....	78
夜袭.....	85
倾谈.....	91
报应.....	98
编制.....	108

第四辑 营救

营救.....	117
守口.....	124
孤胆.....	130
暗杀.....	140
覆灭.....	146
后记.....	152

01

第一辑

伏 击

FU JI

巧 遇

临湘，山明水秀。

万山丛中，有一方山水叫板桥，板桥地沃物丰，林密葱绿。

1938年，板桥的秋收追着火辣辣的日头匆匆而来。小山村里，老百姓正忙着收割一垄垄金黄色的稻谷时，山外传来消息，说是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了，过了武汉，快打进临湘了。这不祥的消息如遮天的黑云笼罩在板桥人的心里，板桥人都提心吊胆，他们害怕侵略者来到他们的山旮旯里来。

几天过去，板桥风平浪静。时入秋冬，卢富林知道这是打猎的好时机，他想日后若有个什么慌乱之日，也好多储备些野味。那日，太阳刚爬上山头，卢富林背着鸟铳与弓箭迎着朝阳往逶迤而去的山里钻。山民们酷爱打猎，板桥山广、兽多，大到野猪野鹿，小到野兔野鸡。山林之户，户户有鸟铳，人人会狩猎。卢富林打猎，与众不同。他们卢家世代爱玩枪弄箭，打猎技艺要高人一筹，高就高在“卢家箭”。一般农户有铳无箭，就是有铳者也难捕到像样的野物，而他们卢家，枪法神，箭法更奇。天上的飞禽，枪打不下，卢家箭可射下。秋冬季节，狩猎收获最多的也是卢家。有一年卢富林的爷爷与父亲一次打了三只两百多斤重的野猪，其中一只野猪的眼珠子里还留有一箭。一传十，十传百，传得上下十里人成群结队往卢家跑，去看热闹，去看稀奇。

卢家箭杀野猪，惊动四方。后来到卢家登门拜师学艺的人也络绎不绝，这是绝招，自然卢家祖宗早有家规，传内不传外，所以学艺的人是



乘兴而来，扫兴而去。

卢富林上山，他先不急于寻找猎物，而是去了卢家山上的凤凰岭。凤凰岭离他家不足两里路程，位于半山腰。他身在凤凰岭，仿佛自己是在凤凰这方地皮上长大的。凤凰岭有参天树木，茂密竹林，还有红红的枫林与杜鹃。一块天然的篮球场大的坪地落在密林中，坪地四周布有石条。卢富林记事时就记下了凤凰岭，他随父亲和爷爷在这里练武功、练枪法、练箭法。从春练到冬，从冬练到春，不练这练那时，就静静地在这里读书，他背下几百首唐诗宋词，就是在这让他刻骨铭心的凤凰岭记下的。

此时，卢富林脚踏凤凰岭，眼锁山林。诗兴大发，他哼道：“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倖如何销得。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他知道这是宋江所留的《念奴娇》，透过字里行间，可知宋江的满腔悲愤和壮志未酬，以及于心不甘的心境。面临困难，他敬佩宋江，“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之豪气，面对风云，他如山林之松，无所畏惧。

丢下枪和箭，卢富林在坪地里挥起了拳脚。拳脚功夫，当地称之为“长拳”。长拳是与敌短兵相接的招法，全靠手脚功夫克敌制胜。论拳法，他父亲和他父亲的上上辈都是拳不离手的世家，卢府祖训是练拳健身防体，没有侵犯之意。现在外面兵慌马乱，他想练就功夫，也许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的功夫深浅只有他自知自明，他出手动脚，尘土飞扬，树叶飘荡。他力大无比，尤其是臂力过人，年轻人与他较量过，没人能胜他。读过古书的人将他的功夫与薛仁贵、武松、林冲等豪杰等量齐观。

练过一阵功，他挂着透亮的汗珠独自一人悄悄进山狩猎去了。狩猎是他的正事，进了山得有收获，不能让背囊空无一物。他行至前方山坳上，抬头望空中没有飞禽，只有湛蓝的天，皎白的云。低头看，脚下一片红薯地，地边几颗黑黑的小粒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俯下身子，又

立马隐身于柴草之中。此时他的周围没有了声响，甚至连风声都静下来了。不一会儿，一群兔子跳进了红薯地里。野兔子进入无遮无挡的平地，就像进入了欢乐的天堂，蹦蹦跳跳，乐不可支。卢富林没用枪，他怕枪一响，打草惊蛇，兔崽子全散去。他取了弓箭，轻轻发射一箭，一只兔子倒地；又发一箭，又一只兔子趴下；再发一箭，那兔子腾起落地。兔子倒下，视为大祸临头，另几只兔子呼啦啦地散入林中。

卢富林捡过三只兔子，举在空中。他眯着眼，瞧了又瞧，乐了再乐。

“救命呀！”卢富林隐隐约约听到了救命的呼喊声，他再细细倾听，声音是从左前方传来的，他将枪取下拿在手中，然后迎声而动。

“救命呀……”喊声渐渐微弱。卢富林再往前一看，天哪，前方荆棘里出现的是一个天坑，坑底下有人，救命声是从坑底下传出的。

“喂，你是什么人？”卢富林扒开荆棘，朝天坑里呼喊，天坑里的人没有了回音，只见双手在向上微微晃动。

天坑底层离地面足有二十米高，卢富林身上没有绳索，他知道，天坑里的人一定是遇难而需要救助。没有迟疑，他像猴子似的敏捷地钻入树林里，哗哗地砍下几根树藤。再将树藤连接起来，然后拖到天坑边，把树藤绑接在天坑上端的树干上。他顺藤而下，坑下草丛里躺着一位少女，少女脸上沾有鲜血，人已奄奄一息。卢富林用衣袖抹去少女脸上的血迹，少女露出了她亭亭玉立的美姿；大大的眼睛，秀丽的脸庞，白白的肤色。卢富林见过西施的画像，她如西施一般，让人醉心迷眼。望着额头还在冒血的美女，他没有闲心思前想后，只有救人要紧。他解下黑色的腰巾速将少女绑在自己背上，然后一步一步向上攀。当他攀上顶部，眼珠子发花，满脸是汗。少女上来之后，还是没个声响。任凭他叫喊，少女都没有一丝反应，她已昏厥过去。他取下水壶，给她的嘴唇润了一些水，然后用大拇指在她鼻下人中之处按了几下，突然少女抽动了两下，醒了，并且睁大了那双水汪汪的美丽的大眼睛。霎时，女孩惊骇不已，她躺在一个小伙子的怀里，赶快挣扎着离开了他。

“你不要怕，我没干什么，我是来救你的。”卢富林亲切地安慰



道。

少女用颤抖的双手按住胸口，疑惑地问：“是你救了我？”

“是的，你是怎么落到天坑里去的，你是哪里人？”卢富林问话温和，只想问个明白。

少女见卢富林没有恶意，她才慢慢地将胸前的双手放下，然后轻声细语地回话：“我叫李艳，大屋李家人，我帮姑妈砍柴，一大早不小心落入天坑的。”话毕，她深深地向卢富林鞠了一躬，又深情地谢道，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卢富林立即扶起李艳，面带微笑说：“谢什么，快，我给你敷点药止血。”他扶李艳坐在石板上，顺手在乱石缝里采了几株草药，他将草药放入口中嚼了几下，再将药敷在李艳的额头上，随之他从背囊里取出布条将其伤口包扎。包扎时几乎面挨面，李艳注意到了这男孩长得特别英俊。他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像书中的薛仁贵，个大、魁实、威武。看过卢富林，李艳觉得有些害羞，她收回目光，低头问道：“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何处屋场里的人？”

卢富林爽快地答道：“我叫卢富林，就是山下的卢家屋场里的。”

“你是卢家屋场的，我姑姑也是卢家屋场的，她叫仙妈。”李艳心情好转，和卢富林渐渐熟络起来。

“仙妈是你姑啊！”卢富林乐道，“她老人家是我们卢家下边屋场里人，很好的老人。”

“可怜，她老人家的命苦。”李艳收敛笑容，心情沉重地说，“姑父和她儿子离开了这个世界，没个人照顾，我这个外甥女，只好来帮帮忙，谁知今日差点出了大事，多谢你相救，才让我绝处逢生，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别那么客气。”卢富林接过话题，问，“听你开口之言，是个读书人。”说着，卢富林话峰一转，又问，“听说日本人要来了，你怕不怕？”

“你呀，还算猜对了，我真读了不少书。你说日本人哪，要真的来了，我也不怕。”李艳开腔，如流水哗啦，“现在百姓是民不聊生，突然又说什么日本人要进山了，我看啦，政府无能，哪有日本人打进中国

来的臭道理，我们中国是泱泱大国，几千年文明古国，历朝历代，世界强国。到了清朝、民国，就是那么腐败无能。而今什么中央政府，国民党依然是根稻草，日本人已入东北几省，说是打到了上海、南京、武汉。你看看，这不是软弱无能吗？自古道，少年强，国家强。我恨不得去中央政府，指挥千军万马，将那狗日的日寇杀他个片甲不留。你说说，我说的有没有理！”

卢富林张着大嘴巴，仿佛眼前的少女是老师、是豪杰、是英雄。他连连点头，又连连回话：“有理，有理！”

“看来，你也是条护国的好汉。”李艳依然沉着地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是全中国的年轻人，都要勇敢地站在正义的一方，一致抗日，一致对敌。如果日本鬼子真的踏进了我们的板桥，我们就要联合起来，将他们赶出去，让老百姓过上属于我们板桥人自己的太平日子。”

“好，好，好！”卢富林为李艳的演说鼓起双掌，同时他仰天赞道，“是啊，我们应该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太平日子。”

卢富林话毕。他蓦地翻转身子，取箭对着蓝天里两只翱翔的大雁。

“嗖，嗖！”卢富林连发两箭，雁在空中旋转飘落。

“射中啦，射中啦！”李艳嚷着跳着。

二人向落雁处奔去。李艳在茅草中捡起雁，喜得摇晃着身子。夸赞道：“你呀，真是神箭，不得了，不得了！”

“这算什么？”卢富林说罢，再向树梢发箭，倏地一只斑鸠落下。

李艳又飞快地捡起斑鸠，向卢富林跑来，一不小心扑到了卢富林的胸口上。卢富林大笑，她从他的笑声中感悟到了自己的失礼行为，她没有笑，而是扭着身连退下几步，并低下了头。卢富林上前拉过李艳的手，亲昵地说：“低什么头，我们在山里巧遇，算是有缘吧，有缘就得珍惜。你低下头，我便想起南朝乐府名歌《西洲曲》的一句：‘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卢富林言出，李艳脸一红，立马追赶着他，一路追打，一路大叫：“你坏，你坏……”

二人追逐到李艳捆绑的干柴前。李艳见柴，方知自己的使命。她



说：“时候不早了，我要回家去，怕姑妈牵挂。”她用肩担穿上干柴欲行时，卢富林抢过肩担，客气地说：“我来吧，我们是朋友了，你歇歇。”他担着柴。

二人有说有笑地往山下行。他们行至半山腰，卢富林眼尖，天空飞来一群大雁。他立马丢下担子，拔箭向空中射去。谁知，一箭射两雁，雁从高空落下，落到对面西山下一颗大松树边。李艳高兴极了，她叫道：“射中了，两只，两只！”。

卢富林兴奋地牵过李艳的手，朝山下奔去，他们一路奔跑，像是一对鸳鸯鸟飞翔在林海中，没有忧郁，没有烦闷，只有欢喜与快活。他们在喜悦中刚抓过箭穿喉管的大雁，一伙穿军装背长枪的人也拥到了树下。他们抢过李艳手中的雁，见美丽如花的少女，那些人疯疯癫癫地将他们二人围住，并且将枪口对准了他们。卢富林知道这是日本鬼子。为了脱身，他赤手空拳打倒几名日军，强行将李艳带走，没走多远，枪声响了，子弹从卢富林的耳根飞过，他呼着：“快趴下！”二人趴在地上。

日军趁机追上。卢富林急切地对李艳说：“你等着，我马上就来。”他几个翻滚突围而去。卢富林向山上跑去，他取回鸟铳和弓箭，当他来到原地时，日军来了一大队人马，他们押走了李艳。李艳拼命地喊着：“富林哥，快来救我！”

喊声被疯狂的笑声淹没。

当卢富林再见到时，李艳蓬乱的头发，全裸的身子，她被日军强暴了。

卢富林暗暗摸到李艳被强暴的近处，又见两名日军解衣实施野性，他射箭将两名日军刺死，日军如死猪般的倒地，顿时日军大乱，四处放枪，重点是向山上射击，一日军官大怒，用刺刀将李艳刺死。之后，日军重新整队，他们抬着两具尸体向山里继续行进。

卢富林看着太阳旗远远飘去后，他才发疯似的朝李艳奔去。这时的李艳已是满身鲜血，皮开肉裂。李艳死去，卢富林号哭，边哭边捶打着自己，打过之后又哭喊着：“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天地间没有

人回答，只有阵阵秋风扫来，扫得大树上黑黑的松籽如下雨般地落下。

日落西山，夜幕垂下。卢富林擦干眼泪，抹去李艳脸上的血迹，他背着她上路了，他背李艳去李家屋场。一路上，明知李艳已成为尸体，但他卢富林，还认为她是活着的李艳，他对李艳说：“我送你回家，到你家后你要醒来，我们一同见你母亲，拜见你的亲人，我也是你的家人了。我喜欢你，我们前世与今生都有缘，我们应该在一起，我们应该好好过日子。你有理想有抱负，能看透历史，看清当今。其实我也是个血性男儿，是个仗义之人，我也知道中国要强大起来，不能做奴隶。有你的精神鼓舞，有你的信心激励，我会随大潮去冲垮黑暗，决不让罪恶之手杀戮百姓，危害板桥，你相信我。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勇气，我们有胆量，我们更有爱国之心。我们什么都不怕，怕什么？“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我深山奇遇，这就是天作之合，就是恩爱夫妻，就是志同道合的卢家人。我们卢家，有你这样的贤妻，有你这样的强人，有你这样的壮志，是我卢家的福分，是国家的福分。天生我才必有用，你去参军率千军万马，冲破黑暗的天日；我留在大山杀灭侵略者的气焰。让我们的家庭美满，让我们山里人太平，让我们中国万里长城永不倒。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我心坚，你心坚，各自心坚石也穿。没有走不过去的山，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我们是山中的凤，是水里的龙，龙凤相合，腾飞万里，叱咤风云。我们是牛郎织女，虽远隔天河，但我们心心相印，年年有个七月七，我们可以相会，我们可以相爱。天下人都知道，天河阻不住相亲与相爱，我们要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十里山路，卢富林走不动了，他便放下李艳，想与她手拉手同游。但她不听使唤，他哭着喊着搂着她继续前行。到了李家，李家人都知道李艳的事。尸归故里，众人恸哭。李艳的母亲哭得惊天动地。卢富林跪在李艳的母亲前，他流着泪，哭道：“母亲，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与李艳虽不是青梅竹马，但我们前世所修应该结合在一起，是日本鬼子破害了我们的婚姻，她死于小日本的屠刀之下，我一定要拿小日本的狗命来祭奠她。您失去了心爱的女儿，但您有我，我一定不让您孤单，一定让



您幸福地度过晚年……”

李艳她妈扶过卢富林，痛心地说：“孩子，你有这份心我领了。我命苦啊，没有了艳儿，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说着，她朝堂屋里石磨上撞去。卢富林一见，忙飞身上前托住了老人，老人在他怀里挣扎、号哭。

李家屋场里的人来了，见到这场面无不撕心裂肺。有位女子叫袁金喜，她与李艳是老表，见到卢富林无不为之感动与钦佩，她躲在墙角里暗暗落泪。

李家的丧事很简单，几乎没有人穿白衫，唯有卢富林披麻戴孝，他身着白衣，准备送李艳最后一程，他扶着棺木哭喊着李艳的名字。一挂千子鞭炮将李艳送出了门，送上了山。一堆黄土将李艳葬下。望着黄土，想起心疼，卢富林和李艳的娘，一直眼泪难平。与李艳辞别，卢富林扶过李艳妈下山后，卢富林再独自一人跪在李艳的墓前，他哭喊着她，最后他发誓：“我一定要杀日本鬼子，不把板桥的鬼子杀绝，我卢富林不是好汉，不是你的好男人！”

誓言震撼着山谷，震动着森林，森林里红红的树叶被他怒吼的声浪刮得如雪花满天飞舞，似雨点满地洒落。

卢富林一个人默默地低头而行。突然，他行进的路上站着一个人，没有去路时，他才抬头。拦路者是名妙龄少女，卢富林无心与女子对话，欲绕道而行。

“站住，你怎么不闻不理，我好歹是一个人，是一个女孩子。”那女子直言快语。

“你干嘛要拦着我的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还不行吗？”卢富林开口了。

“不行！”那女子说，“我们是亲戚，应该打个招呼，说上几句亲戚的话儿。”

“亲戚？”

“是呀，我与李艳是姑老表，你认了我姑妈为娘，我们就是老表了，老表不是亲戚是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屋场的？”

“我叫袁金喜，袁家屋场的，离这里很近。”

“好吧，我们算是亲戚，该让我走了吧？”

“不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的箭法神，杀了几个日本人，我要你教我箭法，我也要杀日本人。”

“我没心思教你，以后再说吧。”

“不行，你不教我，我不许你走。”说着那女人张开双臂，拦住了他的去路。

卢富林无奈，他仰头望天，天上飞来一群大雁，他速取箭向天空射去，两只大雁纷纷落下，落在山顶上。

袁金喜喜得跳了起来。

“你去把大雁捡来，我再教你箭法。”卢富林无奈地说。

“好。”袁金喜满口答应，飞奔上山。

袁金喜越过山头，捡到大雁，她喜得狂喊：“我捡到了，我捡到了！”随后她拼命地跑下山。

山下没有人影，只有身边林子里的鸟儿在各唱各的调。

“表哥，你在哪里？”袁金喜呼喊了一阵，山冲里没有卢富林，只有回荡的尖尖的叫声。



结义

一阵猛烈的秋风刮过，山林里草飞叶飘，一堆枯叶从林子里旋转而去，形成尖尖的宝塔直飞云霄。卢富林感觉风吹寒来，他加快了下山的脚步，直奔卢家。当他行至卢家附近的孔家小屋场时，屋前屋后有很多日本军人，他们有的在胡乱放枪，有的押着男人，还有的抬着滴血的死猪。他问身边一位老人，日本人在这里干什么？老人告诉他，是抓壮丁为他们修碉堡，做苦力。老人见他年轻，劝他躲到山里去，不要被日本人抓着，抓着了就没有好事。卢富林谢过老人后，回头去了山里。

夜幕垂下，卢富林悄悄出山了，山外颇为平静，他沿着熟悉的山道进了家门。家里没灯光，没声音，一个人也没有。“爹，你在屋里吗？”他轻轻呼了几声，无人应答，这时他想到了屋后的山洞，便匆匆向山洞走去。

夜间，山里没有行人，只有呼呼的风声和猫头鹰的凄凉叫声。卢富林取下鸟铳，抓在手中，他警惕地防止意外发生。在林子里钻过一阵后来到山洞前，山洞不大也不险，洞口处长满了柴草，柴草遮盖了洞口，一般人难以发现柴草深处还有一个能藏七八个人的洞。这洞是村子里众人所挖，平时空闲，到冬天，有人将它做储藏室，什么红薯农副产品之类的东西都存入洞里。一个洞，大家放东西不便保管，于是家家户户都动手，各自挖地窖，藏物品。后来山洞自然无人问津了，因其山洞离卢富林家最近，这洞便变成了他们的私有之洞。卢富林在洞口喊了声爹，他爹连忙出洞迎接，洞里黑灯瞎火的，他们一家子全在洞里，父亲告诉